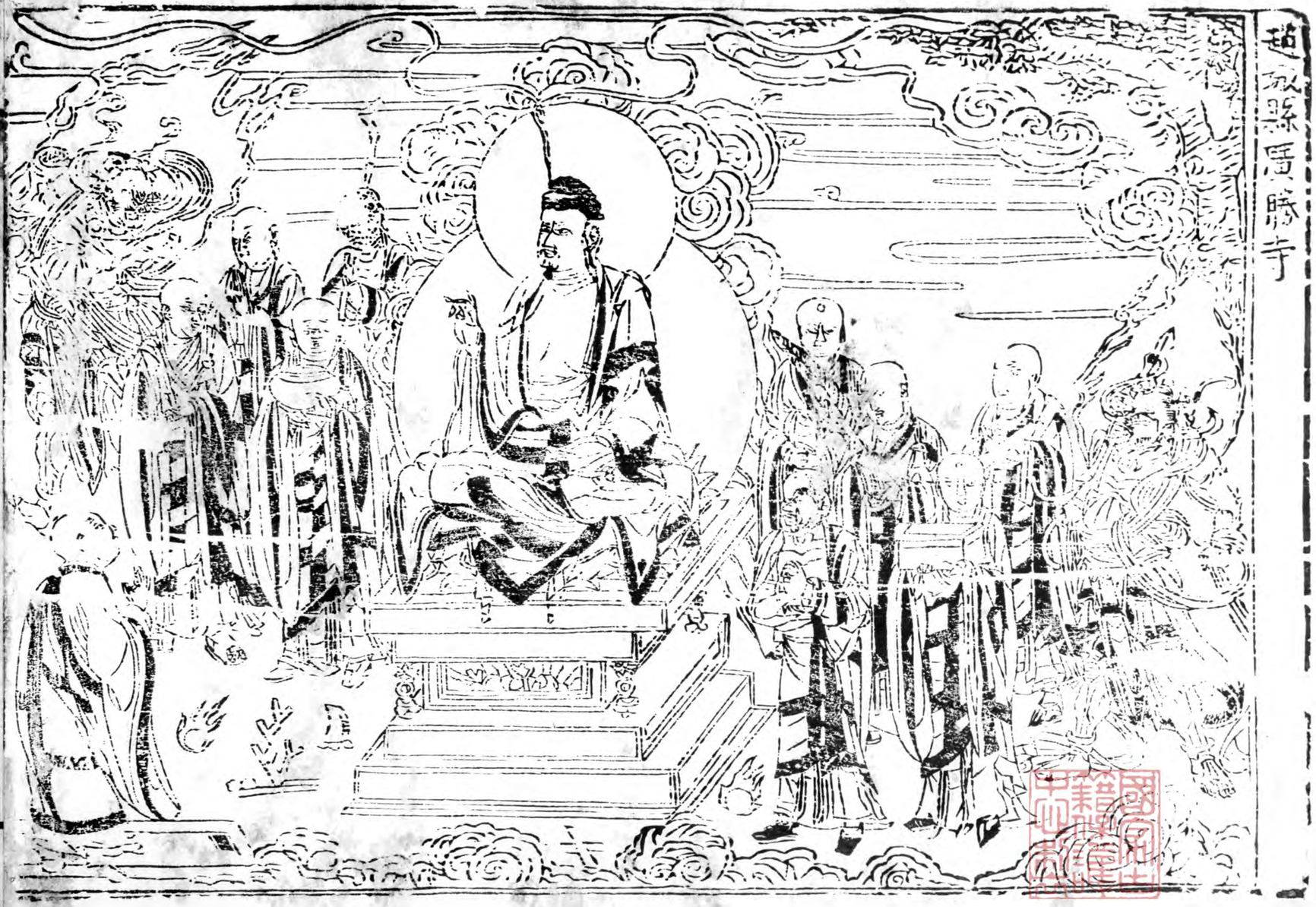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三　聚三

趙郡縣廣勝寺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三　聚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曾行篇第五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三　聚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僧行篇第五

序曰夫論僧者六和為體謂戒見利及三業也是以道洽幽明德通賢聖開物成務則福被人天導解律儀則化垂空有並由式敬六和揚明三寶內蕩四魔之弊外傾八惕之幢遂使三千圍內咸稟僧規六万遐年俱遵聲教非僧弘御孰振斯哉然則道涉宗隆岸百六之陽九塵隨信毀懷利用之安危通人不滯其開抑鄙夫有阻於時頌故使衆雜邪正布逼引之康注心包明昧顯登機之衢術是知滿願之侶乘小道而攝生天熱之倫寄邪徒而化物擊揚覈於適道弘喻在於權謀未俟威容惟存離著若斯言之備則通於理行者也或不達者妄起異端若見左行謬僻濫怜弥甚莫思已之煩惑專憚彼之乖儀於即雷同荷冐坑殘夷滅下凡之例抱怨酷而消亡上聖之徒悼兇悖之安忍

自古君人之帝殷鑒興亡之經開吞舟之宏網布容養之寬政闡仁風於

雷同苟冐坑殘夷滅下凡之例抱怨
酷而消亡上聖之徒悼兇悖之安忍

自古君人之帝殷鑒興亡之經開吞
舟之宏網布容養之寬政闡仁風於
寓内坐致太平弘出處之成規饗兹
大賚餘則察察糺舉背熹鮮之格言
收羅各失挹凝脂之密令及後禍作
殃扇隄防莫開掩泣向隅斯須糜潰
為天下之所笑也故集諸政績布露
賢明或抗詔而立讜言或興論以詳
正議或褒仰而崇高尚或銜哀而暢
誄詞兹道可尋備于後列

梁弘明集僧行揔目

晉庾冰為帝出詔令僧致敬
晉尚書令何充建議不合奏　二首
晉桓玄書論道人敬王者　并荅
桓玄又書論敬議　并王令荅八首
釋慧遠与桓玄書論不敬　并荅
桓楚偽詔沙門不須敬　并荅五首
釋慧遠沙門不敬王者論
釋慧遠与桓玄書明沙汰事　并荅
支道林与桓玄書論僧籍
鄭道子書論踞食
范伯倫書論踞食
范伯倫表論踞食　并詔荅

釋慧義荅范伯倫書　并荅
范伯倫与生觀二法師書

范伯倫書論踞食

范伯倫表論踞食 并詔答

釋慧義答范伯倫書 并答

范伯倫与生觀二法師書

後秦主令恒摽二法師罷道詔 并答

羅什与後秦主書論恒摽罷道事

釋慧遠答桓玄令返俗書 并答

釋僧巖答劉公不還俗書

釋道盛啓齊武論沙汰事

唐廣弘明集僧行篇揔目

東晉丘道護支曇諦誄 并序

後秦釋僧肇羅什誄 并序

宋釋慧琳釋法綱誄 并序

宋釋慧琳竺道生誄

宋謝靈運釋曇隆誄

宋謝靈運釋慧遠誄

宋張暢若邪山敬法師誄

南齊釋慧林釋玄運誄

南齊律師釋智稱誄

南齊虞羲景法師行狀

梁沈約淨秀尼行狀

宋孝武沙汰僧尼詔

元魏孝文褒崇諸僧詔 七首

南齊沈休文述中食論

沈休文述僧會食論

北齊文宣沙汰僧議詔 并答

梁簡文帝道澄法師亡書

南齊沈休文述中食論
沈休文述僧會食論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三 華山弘 聚字号
北齊文宣沙汰僧議詔 并荅
梁簡文吊道澄法師亡書
梁晉安王為所部僧正教
梁王筠為東陽盛法師書
梁釋智林為汝南周顒書
梁劉孝標為舉法師書
梁王昇頴為晈法師書 并荅
梁劉之遴吊震法師亡書
梁劉之遴吊震兄李敬朏書
梁劉之遴吊京正亡書 金華山栖志
梁劉孝標東陽金華山栖志
陳釋真觀為徐僕射書
陳徐陵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周釋曇積上武帝止沙汰表
戴逵貽書仙城命禪師
幽林沙門釋惠命訓書北齊戴先生
隋内史薛道衡吊延法師亡書
隋釋彥琮福田論
唐高祖問僧出家損益詔 并荅
唐高祖出沙汰佛道詔
唐太宗令道士在僧前詔 并表
今上令議沙門敬三大詔 并百官駮議表啓狀等及詔所親表啓論等
廣弘明集僧行篇第五之初 卷二十三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三 第五張 聚字号
諸僧誄行狀
支曇諦 竺羅什 釋法綱 竺道生

廣弘明集僧行篇第五之初 卷二十三

諸僧誄行狀

支曇諦　竺羅什　釋法綱　竺道生
釋曇隆　釋慧遠　釋玄敬　釋玄運
釋智稱　釋玄景　釋淨秀

道士支曇諦誄　東晉丘道護

晉義熙七年五月某日道士支曇諦卒春秋六十有五嗚呼哀哉法師肇胤西域本生康居因族以國氏既伏膺師訓乃從法姓支徙于吳興郡烏程縣都鄉千秋里資金商之貞氣藉陽育之韶律胄遐方而誕秀協川嶽而禀神識情湛粹風宇明肅道致表於天期德範彰於素器貞悟獨拔群異不足以動其心至誠深固衆論莫能干其執是以超塵絶詣慧旨發於弱齡研微躭玄明道昭於歲暮故能振靈風於神境演妙化於季葉嗣清前哲穆道俗而歸懷焉遊涉衆方敷揚大業妙尋幽蹟清言析微加以善屬文辭識賞參流固已諧契風勝領冠一時矣公之中年爰乃慨以城傍難置幽居為節且山水之性素好自然靜外之默體自天心於是謝緣人

封遁跡巖壑乃考室于吳興郡故郭之峴山味道崇化二十餘載其栖業

冠一時矣公之中年翠乃慨以坊僚
難置幽居為節且山水之性素好自
然靜外之默體自天心於是謝緣人

封遁跡巖壑乃考室于吳興郡故鄣
之岷山味道崇化二十餘載其栖業
所弘可以洗心滌若筌象之美足以
窮興永年於是晞宗歸仁者自群方
而集欽風懷趣者不遠而叩津焉下
時時望英豪多延請齋講公虛心應
物不嘗以動止介懷推誠述義未始
以道俗殊致其中抱壹之德又遐迹所
推方將灑拂玄路絙維頹風超外妙
梯擬轍玄蹤惜乎不永遘疾而終識
者深云亡之痛悠情感惟良之悲蓋
無爵而貴生榮死哀者此之謂矣雖
至理冥一存亡定於形初玄識妙照
骸器同於朽壞然而闕情期於欣戚
之境未泯乎離會之心者亦何能不
以失得為悲喜臨長岐而悽懷哉苟
冥廢之難體寄筌翰以懷風援弱豪
而舒情播清暉乎无窮乃作誄曰
綿綿終古曖曖玄路妙緣莫叩長寐
靡寤生滅紛紜動息舛乖相驅百世
季葉弥臺永溺塵勞孰知其故至人
乘運靈覺中肇未覩滄流井蛙无
小大明離朗幽夜乃曉滅有歸空除

闇即曒道洽无方仁被禽鳥昧者靡
遺識者弥了超哉法師道性自然壹

乘運靈覺中肇未覩滄流井蛙无
小大明融朗幽夜乃曉滅有歸空除

闇即曒道洽无方仁被禽鳥昧者靡
遺識者弥了超哉法師道性自然壹
心絶俗極誠重玄研微神鋒妙悟無
間塵之所著在至斯捐累之所引秉
之弥堅擺落塵羈振拖靈渊遼遼清
雅簫簫貞韻汪汪其冲亹亹其進
和而有慨異而不峻停心獨得摽想
千刃虛以應物无来不順汎遊弘化
振響揚暉開道玄肆肇闢靈扉位制
冥極剖析幽微忘懷善挹穆然靡違
會通羣方捻之所歸遐抗頹綱闡固
法闈緒此妙慧乃播神威幽境湛默
人肆諠引閑遂易一華紛難泯公乃
慨然中駕潛軫卜居川巖搆室林巘
擯域外緣潛精内敏靡筌不服无微
不盡蔚矣峴嶺崗阜丘墟連峯雲秀
迴壑迂餘庭蔭蕭條階繞清渠翳然
其遠蕭尒其虛眇眇玄風愔愔僧徒味
道閑室寂焉神居心隨道親情与俗
疎道固无孤德必有鄰渊清引暎業
勝懷人晞風宗玄自遠来賓亦有衿
期時来問津湛湛无窮日日王神林
壤有謝道心常新聖逝言絶賢表義

乖翳翳未運玄化將頹澹矣夫子道
俗歸懷庶享遐年振此落維如何不

勝懷八時風宇玄自遠來賓亦有神
期時來問津湛湛无窮日日王神林
壤有謝道心常新聖逝言絕賢表義

乖翳翳未運玄化將頹澹矣夫子道
俗歸懷庚享遐年振此落維如何不
吊棄世永辭儀景長歸逝矣不追有
識深慟含情同悲嗚呼哀哉推昔綢
繆驟淹信宿閑宴清宇藉卉幽谷或
濯素瀨爰憩翠竹屢興名辰汎醽掇
菊梨柚薦甘蒲茍為萩賦詩詠言恰
然偕足眷懷茲遊想之在目傷哉斯
遇千載無復踐舊霑衿瞻憤悲哭嗚
呼哀哉有必之無始則歸卒達人妙
觀千齡一日昧者或應横為凶吉邈
矣法師夙反玄室累劫之勤不速而
疾庶遘冥緣終會靈術妙斤弗運
寔深喪質情在未冥悵為自失寄懷
豪素徽風載述烏呼哀哉

鳩摩羅什法師誄　釋僧肇

夫道不自弘弘必由人俗不自覺覺必
待匠待匠故世有高悟之期由人故道
有小成之運運在小成則靈津輟流
期在高悟則玄鋒可詣然能仁曠世
期將千載時師邪心是非競起故使
靈規潛逝徽緒殆乱爰有什法師者
蓋先覺德遺嗣也疑思大方馳懷高

觀審釋道之陵遲悼蒼生之窮藹故
乃奮迅神儀寓形季俗統承洪緒為

其然乎盡明理心見非竟趣故使
靈規潛逝微緒殆乱爰有什法師者
蓋先覺德遺嗣也疑思大方馳懷高

觀審釋道之陵遲悼蒼生之窮藹故
乃奮迅神儀寓形季俗統承洪緒為
時城塹世之安寢則覺以大音時將
晝昏乃朗以慧日思結頹經於道消
綃落緒於窮運故乘時以會錯枉以
正一扣則時無干鄉再擊則嶷嶵歸
仁于斯時也羊鹿之駕摧輪六師之
車覆轍二想之玄既明一乘之奥亦
顯是以端坐嶺東響馳八極恬愉弘
訓而九流思順故大秦符姚二天王
師旅以延之斯二王也心遊大覺之
門形鎮万化之上外揚羲和之風内
感弘法之術道契神交屈為形授公
以宗匠不重則其道不尊故蘊懷神
寶感而後動自公形應秦川若燭龍
之曜神光恢廓大宗若羲和之出扶
桑離治常道盡重玄之妙閑邪悟俗
窮名教之美言既適時理有圓會故
辨不徒興道不虛唱斯乃法鼓重振
於閻浮梵輪再轉於天北矣自非位
超修成體精百練行蔵應時其孰契
於茲乎以要言之其為弘也隆於春
陽其除患也厲於秋霜故巍巍乎蕩

蕩乎元邊之高韻然隘運幽興若人
亡暮癸丑之年年七十四月十三日薨

於茲乎以要言之其為弘也隆於春陽其除患也厲於秋霜故巍巍乎蕩蕩乎元邊之高韻然隘運幽興若人亡暮癸丑之年年七十四月十三日薨于大寺嗚呼哀哉道匠西傾靈軸東摧朝羲落曜寶岳崩頹六合晝昏迷駕九迴神開重閉三塗競開夜光可惜盲子可哀罔極之感人百其懷乃為誄曰先覺登遐靈風緬邈通仙潛凝應真冲漠叢叢九流是非競作悠悠盲子神根沉溺時无指南誰識冥度大人遠覺幽懷獨悟恬冲靜默抱此玄素應期乘運翔翼天路既日應運宜當時望受生乘利形標奇相繼褓隻遠髫齔逸量思不再經悟不待匠投足八道遊神三向玄根挺秀宏音遠唱又以无節忽棄榮俗從容道門尊尚素朴有典斯尋有妙斯録弘无自替宗无擬族霜結如氷神安如嶽外疏弥高内朗弥足恢恢高韻可摸可因愔愔冲德惟妙惟真静以通玄動以應人言為世寶默為時珍華風既立二教亦賓誰謂道消玄化方新自公之覺道無不弘靈風遐扇逸響高騰廓茲大方然斯恵燈道音始唱俗網以崩癡根弥拔上善弥增人之寓俗其途无方統斯羣有田茲頽經

自公之覺道無不弘靈風遐扇逸響
高騰廓茲大方然斯惠燈道音始唱

俗網以崩癡根弥拔上善弥增人之
寓俗其途无方統斯羣有田茲頽經
順以四恩降以慧霜如彼維摩跡叅
城坊形雖圓應神冲帝鄉来教雖妙
何足以臧偉哉大人振隆圓德摽此
名相顯彼冲默通以衆妙約以玄則
方隆般若以應天北如何運遭幽里
冥尅天路誰通三塗誰塞嗚呼哀哉
至人無為而無不為攉網遐籠長羅
遠羈紕恩下釣容旅上摛恂恂善誘
肅肅風馳道能易俗化能時移柰何
昊天摧此靈規至真既往一道莫施
天人哀泣悲慟靈祇嗚呼哀哉公之
去亡時唯百六道匠韜斤梵輪摧軸
朝陽頹景瓊嶽顛覆宇宙晝昏時
喪道目哀哀蒼生誰撫誰育普天悲
感我增摧呦嗚呼哀哉昔吾一時曾
遊仁川遵其餘波纂承虛玄用之無
窮鑽之弥堅躍日絶塵思加數年微
情未叙已隨化遷如可贖兮賀之以
千時无可待命无可延惟身惟人靡
憑靡緣馳懷罔極情悲昊天嗚呼
哀哉

武丘法綱法師誄　　宋釋慧琳

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辛未法綱法

憑靡緣馳懷罔極情悲昊天嗚呼哀哉

武丘法綱法師誄　　宋釋慧琳

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辛未法綱法師卒嗚呼哀哉夫峭立方矯既傷於通任卑隨圓比又虧於對絜山居恪枯槁之弊邑止来顯湫之患酌二情而簡雙事者法師其有焉少遊華京長栖幽麓樂志入出乘情去来瀆懸人流就閑於木石欝舒丘壑求歡於物類人以為无特操我見其師誠矣天性膚敏陶漸風味從容情理賞託文義交遊敦亮盡之契進趣慕復永之道埋身法服朱纓之累早絶抗趾神疆丹墀之閑夙判況乃来門矯拂之跡徒倚伏之數者哉昔因邂逅傾蓋著交同以剪落夷契羣萃布懷舒憤以寄當年遂携手遊梁比翼栖鄧飡風虛岫捐道玄津比樂齊讌千載一時自林傾鳥散奄忽盈紀子薄高柯子淪涅滓常冀曾卜索居之遇遂成梁高山海之別東瀾弗復西景莫反致盡川征歸骨曾丘嗚呼哀哉誄曰厥族氏殷寔湯之裔榮聲中微源流昭揞少遭閔凶宗无緦縷慈姑經營託是養備爰逮三五聡韻特挺雙奇比秀隅羅齊穎志陋中區思翟神

取致盡川征歸骨曾丘嗚呼哀哉誄曰厥族氏殷寔湯之裔榮聲中微源流昭揞少遭閔凶宗无緦縗慈姑經營託是養備爰逮三五聡韻特挺雙奇比秀偶羅齊頴志陋中區思擢神境脫落生廷躭慕緣永既遵玄轍洞晓名跡仁義之外通非所惜室欲靡遂坐以會適弗依朱扇考卜巖辟来不濡足去不絶翮頡頏外萃進退損益予惡浮波尔能即心俱翺翔道澤同集德林齊拂和風共聆玄音自宮徂國在目在衿往化綿邈遺思沉吟亦既離逖天道明誓尔出舊山吊反遐裔燕乘和運同蔭共懸寒灰弗烟落葉離綴聯願莫從子遂下世人之云亡風懷摒翳嗚呼哀哉玄冬凄烈江滸蕭條寒風颼幕飛霰入艘命有近止歸塗尚遥憫憫即盡窈窈哀號孤旅如薄均化无裒嗚呼哀哉懷遊居之虔丘悼冥滅之廬頻惟採録於中京念提携於番境情颼颼於雙巒思緬綿於兩省何綢繆兮無極心所存兮腦應閱嚴冬兮已謝籍隆暑兮既息四運紛其遭迴情期宵以長匿苟来緣之匪亡眷生平以增惻嗚呼

龍光寺竺道生法師誄　宋釋慧琳

元嘉十一年冬十月庚子道生法師

既息四運紛其遭迴情期窅以長匿
苟來緣之匪亡眷生平以增惻嗚呼

龍光寺竺道生法師誄　宋釋慧琳

元嘉十一年冬十月庚子道生法師
卒於廬山嗚呼哀哉善人告盡追酸
者无淺舍理亡滅如惜者又深法師
本姓魏彭城人也父廣戚縣令幼而
奇之携乃就法汰法師改服從業天資
聰懋思悟夙挺志學之年便登講座
于時望道才僧著名之士莫不窮辭
挫慮服其精致曾連之屈田巴項託
之抗孔突殆不過矣加以性靜而對
烈氣諧而易遵喜捨以接誘故物益
重焉中年遊學廣探異聞自揚徂秦
登廬躡霍羅什大乘之趣提婆小道
之要咸暢斯旨究舉其奥所聞曰優
所見踰賾既而悟曰象者理之所假
執象則迷理教者化之所因束教則
愚化是以徵名責實惑於虛誕求心
應事昧於格言自胡相傳中華承學
未有能出斯域者矣乃收迷獨運存
履遺跡於是衆經雲披羣疑氷釋釋
迦之旨淡然可尋珎恠之辯皆成通
論駢周之申名教秀弼之領玄心於
此為易矣物忌光穎人疵貞越怨結

同服好折羣遊遂垂翼毀趾銷影巖

論駢周之申名教秀弼之領玄心於此為易矣物忌光顯人疵貞越怨結

同服好折羣遊遂垂翼毀趾銷影巖穴遵晦至道投跡愚公登舟之跡有往無歸命盡山麓悲興寰畿嗚呼哀哉　泗汴之清呂梁之峻惟是淑靈育此明隽如草之蘭如石之瑾匪日薰鄙成此芳絢爰初志學服膺玄跡經耳了心披文調策弱而登講靡章不析善以約言弗尚辭懂有識欽承猷是鈎賾中年稽教理洗未盡用是遊方求諸淵隱雖遇殊聞弥覺同近塗窮无歸迴轅改軫芟夷名跡闡揚事表何壅不流何晦不曉若出朝離其明昭照四果十住藉以汲矯易之牛馬莊之魚鳥孰徵斯實弗迷斯道淹留茲悟告予誨言道誠在斯羣聽咸播不獨拯峙誚毀多聞予謂无宮勸是宣傳識協貞誠見誨浮諠默蔭去大弭此騰口增栖成英夏逸篁藪遁思泉源无导川阜庶乘閑託曰仁者壽命也有懸曾不永久蘭蓀連類氣傷于偶嗚呼哀哉爰念初離三秋告暮風肅流清雲高林素送別南浦交手分路湛湛去止悽悽情顧孰在

隱淪各從沿泝慈是長乖異成永乎嗚呼哀哉遡來風之絶響送行雲之

告暮風肅流清雲高林素送別南浦
交手分路湛湛去止悽悽情頓孰在

隱淪各從沿泝慈是長乖異成永乎
嗚呼哀哉遡來風之絶響送行雲之
莫因緬三冬其已謝轉獻歲於此春
聽陽翁之悅豫矚神氣之煴烟念庠
序於茲月信習業之嘉辰隱講堂之
空覿惻高座之虛聞歎因事以矜理
悲緣情以懷人嗚呼哀哉天道茫昧
信順可推理不漂滅庶或同歸申天
可略情念可追短章无布聊以寫悲
嗚呼哀哉

曇隆法師誄　謝靈運

夫恊理置論百家未見其是因心自
了一已不患其躓而終莫相辨我若
咸歎飜淪得拔竟知于誰冀行跡立
則善惡靡徵欲聲名傳則薰蕕同歇
然意非身之所挫期出命之所限者
目所親覿見之若人矣惠心朗識發
於髫齔辯生自禀華家贏金帛加以巧
乘騎解絲竹沫絶景於康衢弄絃管
於華肆者非徒經旬涉朔弥歷年稔
而已諒趙李之咸陽程鄭之臨邛矣
既而永夜獨悟中飲興歎曰悲夫欣
猒迭來終歸憂苦不杜其根於何超

絶且三界迴沈諸天倏瞬況齊景牛
山清武企陰崔足節物逼迫霜露推

既而永夜獨悟中飲興歎曰悲夫欣
猒迭來終歸憂苦不杜其根於何超

絶且三界迴沈諸天倏瞬況齊景牛
山隋武企陰催促節物逼迫霜露推
此願言伊何能久慨然有損落榮華
兼濟物我之志毋氏矜其心姊弟申
其操遂相許諾出家求道一身既然
闔門離世妻子長絶歡娛永謝豈唯
向之靡樂判之盛年終古恩愛於今
仳別矣旅舟南遡投景廬嶽一登石
門香鑪峯六年不下嶺僧衆不堪其
深法師不改其節援物之念不以幽
居自抗同學嬰疾振錫万里相救余
時謝病東山承風遥羨豈望人期頗
以山招法師至止鄙人榮役前詩叙
粗已記之故不重煩及中間反山成
説款盡遂獲接棟重崖俱挹迴澗茹
芝术而共餌披法言而同卷者冊歷
寒暑非直山陽靡喜愠之容令尹一
進已之色實明悟幽微祛滌近滯蕩
若薄垢日忘其疾庶白首同居而乖
離無象信順莫歸徵集何緣晚節羅
豐遠見參尋至止阻閡音塵殆絶值
暑遘疾未旬即化誠存亡命也此行
頗實有由承凶感痛寔百常情紙墨
幾時非以期名盖欽志節追深平生
自不能默已故投懷援筆其辭曰

暑遘疾未旬即化誠存亡命也此行
頗實有由承凶感痛寔百常情紙墨

幾時非以期名盖欽志節追深平生
自不能默已故投懷援筆其辭曰
仰尋形識俯探理類採聲知律拔茅
覩彙物以靈異人以智貴即是神明
觀鑒意謂爰初在稚惠心夙察吐翰
芳華懷抱日月如彼蘭畹風過氣越
如彼天倪雲披光發求名約身規操
束已儻或愚世曾未近似生以意泰
意管生理孰是歡慰程鄭趙李家畜
金繒才練藝伎驤首揮霍繁弦綺靡
酒酣調促意妍服侈朝迫景曛夕忌
星從悠悠白日凄凄良夜年往歡流
猒來情舍苦樂環迴終卒代謝棄而
更適生速名借誰能易奪何術推移
精粗渾濟善惡參差即心有限在理
莫規試覈衆肆庶獲所窺道家躓迹
羣流趺遠假名恒誰傍義豈反獨有
兼忘因心則善傷物沉迷羨彼驅遣
變服京師振錫廬頂長別榮冀永息
幽嶺舍華襲素去繁就省人苦其難
子取其靜昏之視明即愚成絶智之
秉情對理斯涅玄既弗袪滯亦安拔
子之矜之為尔苦節節苦在已利貞

存彼以明闇逝以慈累從欲以援物
先宜濟此發軫情違終然理是梁鴻

秉情對理斯涅玄既弗袪滯亦安拔
子之矜之為尔苦節節苦在已利貞
存彼以明闇逝以慈累徙欲以援物
先宜濟此發軫情違終然理是梁鴻
携妻荷蓧見子雞黍接人行歌通已
於世日高於道殊鄙始見法師獨絶
神理形壽易盡然諾難判乘心即化
棄身靡歎懷道弥厲景命已晏矜物
舜山終息旅館嗚呼哀哉魂氣隨之
延陵已了鳶螻同施漆園所曉委骸
空野豈異豈矯幸有遺餘聊給蟲鳥
嗚呼哀哉緬念生平洞幽共深相率
經始偕是登臨開石通澗剔柯疏林
遠眺重疊近屬嶇嶮事寡地閑尋微
探蹟何句不研奚疑弗析褒舒軸卷
藏拔紙襞問来荅往俾日餘夕沮溺
耦耕夷齊共薇跡同心歡事異意違
承疾懷灼聞凶滿悲孰云不痛零淚
霑衣嗚呼哀哉行久節移地邊氣改
終秋中冬踰桂投海永念伊人思深
情倍俯謝常人仰愧无待嗚呼哀哉

廬山慧遠法師誄　宋謝靈運

道存一致故異代同輝德合理妙故殊
方齊昔釋公振玄風於閑右法師嗣
沫流于江左聞風而悅四海同歸尔
乃懷仁山林隱居求志於是衆僧雲
集勤修淨行同法飡風栖遲道門可

方齊昔釋公振玄風於開右法師嗣
沫流于江左聞風而悅四海同歸尔

乃懷仁山林隱居求志於是衆僧雲
集勤修淨行同法食風栖遲道門可
謂五百之季仰幽舍衛之風廬山之
嶁俯傳靈鷲之音洋洋乎未曾聞也
予志學之年希門人之末惜哉誠願
弗遂永違此世春秋八十有四義熙
十三年秋八月六日薨年踰從心功
遂身亡有始斯終千載垂光嗚呼哀
哉乃為誄曰

於昔安公道風允被大法將盡頹網
是寄體靜息動懷真整偽事師以孝
養徒以義仰弘如来宣揚法雨俯授
法師威儀允舉學不闚牖鑒不出戶
粳粮雖御獨為萇楚朗朗高堂蕭蕭
法庭既嚴既靜愈高愈清從容音旨
優遊儀形廣運慈悲饒益衆生堂堂
其器亹亹其資揔角味道辭親隨師
供養三寶拊微辯疑威化濟濟仁德
怡怡於焉問道四海承風有心載馳
戒德鞠躬今聲續振五濁整隆弘道
讚揚弥虛弥冲十六王子殞童先覺
公之出家年未志學如彼鄧林甘露
潤澤如彼瓊瑤既磨既琢大宗戾止

座衆龍集聿来胥宇靈寺奚立舊堅

公之出家年未志學如彼鄧林甘露
潤澤如彼瓊瑶既磨既琢大宗戾止

座衆龍集聿來胥宇靈寺奚立舊堅
研機新學時習公之勗之載和載輯
乃修什公宗堅交泰乃延禪衆親承
三昧衆美合流可久可大穆穆道德
超於利害六合俱否山崩海竭日月
沉輝三光寢晰衆蘂摧柯連波中結
鴻化垂緒徽風永滅嗚呼哀哉生盡
冲素死增傷悽單墊上塈示同殷骸
人天感悴帝釋慟懷習習遺風依依
餘凄悲夫法師終然是栖室无停響
除有廣蹊嗚呼哀哉端木喪尼哀直
六年仰慕洙泗俯憚蹄筌今子門徒
實同斯艱晨掃虛房夕泣空山嗚呼
法師何時復還風嘯竹栢雲藹巖峯
川壑如丘山林改容自昔聞風志願
歸依山川路邈心往形違始終銜恨
宿緣輕微安養有寄閻浮無希嗚呼
哀哉

若邪山敬法師誄 并序　宋張暢

夫待物而遊致用生外道來自我懷
抱以歡故晦寶停璞導蕪車以出魏
鸞逸雲緒豈增軒以入衛是以士之
傲俗尚孤其道幽居之民无悶高獨

吾每宣書夙流照爛故已跂予感詠
身心不足若乃冲獨之韻少歲已高

吾每宣書夙流照爛故已跂予感詠
身心不足若乃冲獨之韻少歲已高
絶嶺之氣早志能遠初憩駕廬山年
始勝髮緬邈之志直已千里乃求剃
形就道忘家入法時沙門釋慧遠雖
高其甚高以其尚幼未之許也遂乃
登孔澗首太羊臨虛投地之險以身
易志法師乃奇而納焉胄翔華胤業
集素履勁露未嚴先風苦節同學未
勝其勞若人不改其操于時經藏始
東肆業華右遂扣塗万里屢遊函洛
定慧相曉致用日微羅什既亡遠公
沉世乃還跡塞門屏居窮岫其不出
意若邪山之者於茲二十餘年矣余
弥謝病歸身惟風停想法師乘感來
遊積席談宴清擲竟言不別而別故
已嘿語交達而動靜虛貞矣徵士戴
顒秀調宣簡神居共逸風理交融乃
倚岫成軒停林啓館即此人外因心
會友西河方浪東山已隤風雲既盡
草木餘哀心之憂矣淚合无開嗚呼
哀哉乃為作詠曰
在尚尚王歌鳳伊洛逸路翔雲高軒

鳴鸞靈源世流幽人代作歸來之子
跨古逢運結蹶承風遵途襲問緯玉
鑾逸雲綸豈增軒以入偉是以士之
傲俗尚孤其道幽居之民无問高獨

哀哉乃為作誄曰

在尚尚王歌鳳伊洛逸路翔雲高軒

鳴鸞靈源世流幽人代作歸來之子
跨古逢運結蹶承風遵途襲問緯玉
則温經金斯振歲學尚幼年盈數始
令德既軒其秀唯起鋒頴万代風摽
千里情愛相輕家國如草達矣拓人
獨肆玄寶捻駕七覺飛案八道三江
多靜湛勝廬山地去万物軌跡停玄
遼遼清慧結宇承烟前駟羣有首路
人天吾生製融集彼清風業流善會
情竦妙同白日春上素月秋中方寸
無底六合可窮卓彼羅什三界特秀
真俗冠冕神道領袖若人對響承車
即蹶沙漠織寒長風負雪投袂氷霜
攬裾暮節誰斯問津悠焉在拓疰衿
老帶孔思周惟有時如一京載獨開
胷地既滿頗惟糟魄移此無生悽居
樹席妙入環中道出形上所謂伊人
玄途獨亮智虛于情照實其相生住
元住異壞相尋羅什就古慧遠去今
匠石何運伯牙罷音翔憂逃遁昔還
尒心東巖解迹削景若邪早悵風首
春席雲阿流庭結草濩渚含波月軒
東秀日落西華情步不辭寢興高絶

白雲臨操清風練節經綸五道提衡
六趣四諦歸想三乘總路住戒在去

春席雲阿流庭結草濩渚含波月軒
東秀日落西華情步不舜寢興高絶

白雲臨操清風練節經綸五道提衡
六趣四諦歸想三乘揔路生滅在法
諸行難常拾人薪盡舊火移光白日
投晦中春起霜嗚呼哀哉昔余九疑
早讌清衿送志悲歲迎韻者心家貧
親老耕而弗飽就撤迫歡身素孤犬
既隔于形徒通以道自我從病高榭
東山明月途靜白雲路閑承松吐嘯
風上舒言咨予戴侯風居涼峻佇館
伊人流心酌韻如何高期隔成幽顯
五弦喪弄三醵誰醆嗚呼哀哉山泉
同罷松竹哀涼秋朝霜露寒夜嚴長
嗚呼哀哉孤猨將思旅鴈聲時廣開
性品无情者誰連臺成草比館唯悲
存亡既代物色長衰嗚呼哀哉蒼生
失御万物无歸陰爽就夜重陽頓暉
嗚呼哀哉伊四望之茫茫愴余心之
悄悄雖淚至之有端固憂來其無兆
隱於靳反長思以歡悲諒縱横於言表
嗚呼哀哉

新安寺釋玄運法師誄并序　南齊釋慧休

維建武四年五月八日甲午沙門釋
玄運右卧不興神去危城嗚呼哀哉
法師本譙邦右族寓于燉煌幼禀端
明仁和之性長樹弘懿冲閑之德真

維建武四年五月八日甲午沙門釋
玄運右卧不興神去危城嗚呼哀哉

法師本譙邦右族寓于燉煌幼禀端
明仁和之性長樹弘懿冲閑之德真
粹天挺風鑒道勝乃遺擯俗纒超出
塵导濯景玄津栖習法道率由儀律
之絶精學體微之妙潛仁晦名之行
散畜忘相之施無德而稱者日夜而
茂焉敷說架乎當時理思冠乎中世
鑽仰之徒自遠而来虛至實歸遍于
轍跡帝后儲貳之尊藩英鼎宰之重
莫不揖道宗師瞻猷結敬而宏量邃
奥不以貴賤殊其願盼夷整淵深
不以寒暑品其懷抱所以括綜像末
崇振頹流者法師其人矣啓訓之緣
有限負手之歌會終風火告徵愈恬
明於危識靈聖滅現屢恭悅於告漸
春秋六十九嗚呼哀哉慕嘆識内諮
慟魂慕題往迹行寔浮言迺作誄曰
世滯悠曠苦海遐長慾盖修掩愛網
宏張法燈不耀慧日霾光朽宅燔仆
炎火浮揚二儀搆毀筭其有歲三轉
廓遼空刼誰計從冥詎曉淪川莫濟
接踵既疎寔資命世日誕明哲降靈
自緣涵徵蘊器有表孩年神幾幼澈

凝鑒早宣猶玉初瑩若珠啓泉疵懋

接踵既疎寔資命世日誕明哲降靈
自緣涵徵蘊器有表孩年神幾幼澈

凝鑒早宣猶玉初瑩若珠啓泉疵瘝
塵濁超悟玄微訣捨愚縛澄翦情違
齠年植節卅歲從師承規撿敬肅範
儀威秉躬淳絜淑慎心行學辨秘源
問窮理覓前隱用照往疑斯鏡匠佚
功倍思高業盛爰洎中歲綽奥宏廣
輪演法空雲滌日朗乘衢若夷權開
似敞悠悠品類式是宗仰右河振聞
左江摽秀聲因德宣稱緣道富提奬
詢求悅懌研授仁厚猶地志高如岫
輟食赴嗛捨纊矜寒蓄無停日財以
施單寧賤傲色匪貴愉顏湛茲懿慶
均彼籍蘭教之所洽晦識斯明智之
所誘務以心成接惛茂貨撫迷諒情
憑微請要莫不咸亨險路恒遠開引
有極生滅相禪念念匪息徂年寎留
西光遽逼雲變豈停將運淨域嗚呼
哀哉體深病苦慮達四疾鍼石醫至
分劑貶失端情法旅正想慈律不捨
勇勤擔拯羣墜嗚呼哀哉合既終離
假會應謝同悲素林寂然中夜談人
勗善瞻天儼駕即彼紺宮去此塵舍
嗚呼哀哉絕微言於永沒毀舟舸於

遐澄挨崇塵之嚴花蕪峻堂之雕麗
捨形有其若遺慶情靈其何界資訓

勗善瞻天儼駕即彼紺宮去此塵舍
嗚呼哀哉絶微言於永没毀舟艅於

遐滋挨崇塵之嚴花蕪峻堂之雕麗
捨形有其若遺遷情靈其何界資訓
仰兮眷徒空血淚兮感逝嗚呼哀哉
南齊安樂寺律師智稱法師行狀 闕撰
法師諱智稱其先曰某郡某氏挹汾
澮之清源禀河山之秀質蓄靈因於
上業感慧性於閻浮直哉惟清爰初
夙備温良恭儉體以得之然天韻真
確含章隱曜沉漸人羣莫能測其遠
迹蓋由徑寸之華韜光濬壑盈尺之
寶未剖聯城監觀者罔識其巨麗逖
聽者弗得其鴻名羈束戎旅俛起阡
陌年登三十始覽衆經退而歎曰百
年倏忽功名為重名不常居功難與
必且吉凶悔吝孔書已驗變化起伏
歷聖來稱安知崢嶸之外寂廓之表
寵括幽顯大援無邊者哉彼有師焉
吾知歸矣遂乃長揖五忍毅衽四依
挫鋭解紛於是乎盡宋大明中益部
有印禪師者苦節洞觀欝為帝師
上人聞風自託一面盡礼印公言歸
庸蜀乃携手同舟以宋泰始元年出
家於玉壘誠感人天信貫金石直心

波若高步道場既而敬業承師就賢

庸蜀乃携手同舟以宋泰始元年出
家於玉壘誠感人天信貫金石直心

波若高步道場既而敬業承師就賢
辯志遨遊九部馳騁三乘摩羅之所
宣譯龍王之所韜秘雖且受持諷誦
然未取以為家常謂攝心者迹迹密
則心撿弘道者行行密則道存安上
治人莫先乎礼閑邪遷善莫尚乎律
可以駐車火宅飜飛苦海瞻三途而
勿踐歷万刼而不衰者其毗尼之謂
歟乃簡舉枝葉積思根本頓轡洗心
以為已任於是曳錫踽步千里遊學
擁經持鉢百舍不休西望荆山南過
澧浦周流華夏博採奇聞土木形骸
琬琰心識靡高不仰無堅不攻寢之
所安席不及煖思之所至食不遑飡
入道三年從師四講教逸功倍而業
咸經明每稱道不墜地人各有美宣
尼之學何詎常師于時具隱二上人
先輩高流鳳鳴西楚多寶穎律師洽
聞温故翰起東都法師之在江陵也
禀具隱為周爰及還京雒以穎公為
益友皆權衡殿最言刈菁華捨稊稗
而膳稻粱會鹽梅而成鼎飪其理練
其旨深膚受末學莫能踵武以泰始

六年初講十誦於震澤闡揚事相咫
尺神道高談出雲漢精義入无間八

而膳稻粱會鹽梅而成鼎飪其理練其旨深膚受末學莫能踵武以泰始

六年初講十誦於震澤闡揚事相咫尺神道高談出雲漢精義入无間八万威儀怡然理暢五部章句渙尒同波由是後進知宗先達改觀輝光令問於斯籍甚法師應不擇方行有餘力清言終日而事在其中立栖雲於具區營延祚於建業令不待嚴房攏肅靜役不加迍棟宇駢羅自方等来儀變胡為漢鴻才鉅學連軸比肩法華維摩之家往往間出涅槃成實之唱處處聚徒而律藏憲章於時最寓振裘持領允屬當仁若夫淵源浩汗故老之所迴惑峻阻隱複前修之所解駕皆剖折豪釐粉散膠結鈎深致遠獨悟胷懷故能反户之南彎弓之北尋聲赴響万里而至門人歲益經緯日新坐高堂而延四衆轉法輪而朝同業者二十有餘載君子謂此道於是乎中興絶慶吊屏流俗朱門華屋靡所經過齊竟陵文宣王顧輕千乘虛心八解甞請法師講於邸寺既許以降德或謂宜修賓主法師笑而荅曰我則未暇及正位函丈始交凉

燠時法筵廣置髦士如林主譽既馳客容多猛發題命篇疑難鋒出法師

許以降德或謂宜修賓主法師笑而
荅曰我則未暇及正位函丈始交涼

燠時法筵廣置毫士如林主譽既馳
客容多猛發題命篇疑難鋒出法師
應變如響若不留聽囿辯者土崩負
強者折角莫不遷延從靡亡本失支
觀聽之流稱為感集法師性本剛克而
能悅以待問發言盈庭曾无忤色虛
已博約咸竭厥才依止疎附訓之如
一少壯居家孝子惟友脫屣四攝愛
著兩忘親黨書介封而不發內怨哀
感抑而不臨常日道俗異故優陁親
承音旨寧習其言而忽其教煩惱响
濡蕭然頓遣法師之於十誦也始自
吳興迄于建業四十有餘講撰義記
八篇約言示制學者傳述以為妙絕
古今春秋七十有二齊永元三年遷
神于建康縣之安樂寺僧尼赴若
喪昆姊諒不言之信不召之感者云
若夫居敬行簡喜愠不形於色知人
善誘甄藻罔遺於時臨財廉取予義
明允方大處變不渝汪汪焉堂堂焉
澈碣河華不能充其量蓋淨行之儀
表息心之軌則歟弟子某等感梁木
之既摧慟德音之永閟俾陳信而有

徵庶流芳而无愧

廬山香鑪峰寺景法師行狀　虞羲

表息心之軌則歟弟子某等感梁木之既摧慟德音之永閟俾陳信而有徵庶流芳而无愧

廬山香鑪峰寺景法師行狀　虞羲

法師諱僧景本姓歐陽衡陽湘鄉人也資无始之良因得今生之遠悟黄中通理幼而自然好誦經善持操行止有方身口无擇十歲而孤事母盡孝母為請室良家非其好也辭不獲命弱冠以世役見羈于時戎馬生郊羽檄日至躬擐甲冑跋履山川且十年矣雖外當艱棘而内結慈悲故未離人羣已具息心之行後行經彭蠡見廬岳而悅之於是有終焉之志復反湘川梢棄身非所味道忘食日一菜蔬後得出壘門便離妻室忽夢廬山之神稽首致敬曰廬山維岳峻極于天是日三官辟立万刃欲屈真人居之真人若不見從則此山永廢矣又夢受請而行至香鑪峯石門頂見銀閣金樓丹泉碧樹崢嶸刻削希世而有於是雞鳴戒旦便飄尒晨征于時江陵僧徒多有行業或告法師曰荆州法事大盛乃因此東拙自夏首西浮遇僧淨道人深解禪定乃曰真吾師也遂落髮從之住竹林禪房始斬粒食默然思道或明發不寐刺史

荆州法事大盛乃因此東拙自夏首西浮遇僧淨道人深解禪定乃曰真

吾師也遂落髮從之住竹林禪房始斷粒食默然思道或明發不寐剌史聞風而悅欲相招延或曰此公乃可就見不可屈致也於是累詣草廬遂服膺請戒江漢人士亦迴向如雲先是神山廟靈驗如響侵迕見灾且以十數法師孝室其旁神遂見形為礼使兩神童朝夕立侍有女巫見而問之法師不荅廬山神復來固請以永明十年七月振錫登峯行履所見宛如夢中乃即石為基倚巖結構宅坐端念虎豹為羣先德曇隆慧遠之徒亦卜居于此既人跡罕至遂不堪其憂且山氣氛氳令人頭痛身熱曾未幾時莫不來下唯法師獨往一去不歸既卻禾黍之資不避霜露之氣時捫蘿越險行動若飛或有羣魔不意法師來者能使雷風為變以試法師既見神用確然魔羣乃止久之復隨險幽尋造石梁石室靈山秘地百神之所遂遊也法師說戒行香神皆頭面礼足昔神人吳猛得入此遊觀自茲厥後唯法師復至焉羲皇以來二人而已矣初法師入山二年禪味始具每殷心入寐偏見弥勒如來常云

面礼足昔神人吴猛得入此遊觀自
茲厥後唯法師復至焉羲皇以来二
人而已矣初法師入山二年禪味始

具每殷心入寂偏見弥勒如来常云
宿植之縁也建武四年春忽語弟子
曰吾壽當九十但餘年无益於世而
四大有累於人思拯助衆生不得久
留此矣七月二十一日摽拯嶺西頭為
安尸之處人莫之知也復七日而疾
疾後七日而終春秋五十八臨命合
掌曰願即生三途救一切衆苦又曰
吾以身施烏鳥慎勿埋之初法師喚
下寺數人安居講授或謂法師曰今
欲出山尋醫又勸進飲食法師曰吾
累在此身及吾无身吾有何累勿多
言也遷化旬有六日容顏如生兩指
屈握伸之隨復如故宿德比丘皆曰
夫得道人多以七為數法師自疾至
沒不其然歟兩指不伸亦亦良有以
也初鑪峯孤絶羽翼所不至自法師
經始常有雙烏来巢及法師即化烏
亦永逝矣惟法師宿籍幽源久素淨
業故慈悲喜捨習與性成微妙玄通
因心則有入山林而不出絶榮觀而
超然若乃八玠強骨之資九轉延華
之術皆如脫屣矣唯直心定志在無
價寶舟愛護化城期為彼岸鑽仰不

因心則有入山林而不出絶榮觀而
超然若乃八珎強骨之資九轉延華
之術皆如脫屣矣唯直心定志在無
價寶舟愛護化城期為彼岸鑽仰不
測故未得而名焉

南齊禪林寺尼淨秀行狀　沈約

比丘尼釋淨秀本姓梁氏安定烏氏
人也其先出自少昊至伯益佐禹治
水賜姓嬴氏周孝王時封其十六世
孫非子於秦其曾孫秦仲為宣王侯
伯平王東遷封秦仲少子於梁是為
梁伯漢景帝世梁林為太原太守徙
居北地烏氏遂為郡人焉自時厥後
昌阜世名德交暉蟬冕疊映濮嘉元
年梁景為尚書令少習韓詩為世通
儒魏時梁爽為司徒左長史秘書監
博極羣書善談玄理晉太始中梁闡
為涼雍二州刺史即尼之迺祖也闡
孫撝晉范陽王虓驃騎參軍事魚陽
太守遭永嘉蕩析淪於偽趙為秘書
監征南長史後得還晉為散騎侍郎
子疇字道度征虜司馬子參之仕宋
征虜府參軍事封龍川縣都亭侯尼
即都亭侯之第四女也挺慧悟於曠
劫體妙解於當年而性調和綽不與
凡孩孺同數齡便神情峻徹非常童
雅之伍行仁尚道洗志法門至年十

即都亭侯之第四女也挺慧悟於曠
劫體妙解於當年而性調和綽不與

凡孩孺同數齡便神情峻徹非常童
稚之伍行仁尚道洗志法門至年十
歲慈念弥篤絶粉黛之容棄錦綺之
翫誦經行道長齋蔬食年十二便求
出家家人苦相禁抑皆莫之許於是
心祈冥感專精一念乃屢獲昭祥亟
降瑞相第四姊超獨為先覺開辟
内外故雅操獲遂上天性聰叡幼而
超羣年至七歲自然持齋家中請僧
行道聞讀大涅槃經不聽食肉於是
即長蔬不噉二親覺知若得魚肉輒
便棄去昔有外國普練道人出於京
師往來衆舍便就五戒勤翹奉持未
嘗違犯日夜恒以礼拜讀誦為業更
无餘務及手能書常自寫經所有財
物唯充功德之用不營俗好少欲入
道父母為郭遂推流歲月至年二十
九方獲所志落髮青園服膺寺主上
事師虔孝先意承旨盡身竭力猶懼
弗及躬脩三業夙夜匪懈僧使衆役
每居其首精進劬勤觸事關涉有開
士馬先生者於青園見上即便記
云此屋當生兜率天也又親於佛殿

内坐禪同集三人忽聞空中有聲狀
如牛吼二屋驚怖迷悶戰慄上淡然

每居其首精進勤勤觸事關涉有開
士馬先生者於青園見上即便記
云此屋當生兜率天也又親於佛殿

內坐禪同集三人忽聞空中有聲狀
如牛吼二屋驚怖迷悶戰慄上淡然
自若徐起下牀歸房執燭撿聲所在
旋至勾欄二尼便聞殿上有人相語
云各自避路某甲師還後又於禪房
中坐伴類數人一屋軒眠此屋於睡
中見有一人頭屆于屋語云勿驚某
甲師也此屋於是不敢復坐又以一
時坐禪同伴一尼有小緣事暫欲下
牀見有一人抵掌止之曰莫撓某甲
師於是閉氣徐出歎未曾有如此之
事比類甚繁既不即記悉多漏忘不
得具載性受戒律進止俯仰必欲遵
承於是現請耀律師講內自思惟但
有直一千心中憂慮事不辦夜耶夢
見鵶鵲鸜鵒雀子各乘車車並安軒
車之大小還稱可鳥形同聲唱言我
助某甲尼講去既寤歡喜知事當成
及至就講乃得七十檀越設供果食
皆精後又請穎律師開律即發講曰
清淨甓水自然香如水園香氣深以
為欣既而坐禪得定至於中夜方起
更无餘伴便自念言將不犯獨知諮

律師律師荅云無所犯也意中猶豫
恐違失且見諸寺屋僧多不如法乃

為欣既而坐禪得定至於中夜方起
更无餘伴便自念言將不犯獨卿諮

律師律師荅云無所犯也意中猶豫
恐違失且見諸寺尼僧多不如法乃
喟然歎曰嗚呼鴻徽未遠靈緒稍隤
自非引咎責躬豈能導物即自慚悔
行摩郗埵於是京師二部莫不咨嗟
云如斯之人律行明白規矩應法尚
尒思愆何況我等動靜多過而不慙
愧者哉遂相率普懺无有子遺又於
南園就頴律師受戒即受戒日淨罌
水香還復如前青園諸尼及以餘寺
無不更受戒者律師於是亦次第詣
寺敷弘戒品闡揚大教故憲軌遐流
迄屆于今頴律師又令上約語諸寺
尼有高牀俗服者一切改易上奉旨
制勒无不祗承律蔵之興自茲更始
後又就三蔵法師受戒清淨水香復
如前不異青園徒衆既廣所見不同
師已遷背更无覲侍於是思別立住
處可得外嚴聖則內窮宴嘿者以宋
大明七年八月故黄修儀及南昌公
主深崇三寶敬仰德行初置精舍上
麻衣弗温養食忘飢躬執泥瓦盡勤
夙夜以宋泰始三年明帝賜号曰禪

林蓋性好閑靜冥感有徵矣而制龕
造像无不必備又寫集衆經皆令具

麻衣弗温藿食忘飢躬執泥瓦盡勤夙夜以宋泰始三年明帝賜号曰禪

林蓋性好閑靜冥感有徵矣而制龕造像无不必備又寫集衆經皆令具足莊黄漆成悉自然有娑伽羅龍王兄弟二人現迹弥日不滅知識往来並親瞻覩招納同住十有餘人訓化奬率皆令禪誦每至奉請聖僧果食之上必有異迹又於一時虔請聖衆七日供養礼懺始訖攝心運想即見兩外國道人舉手共語一云呿羅一言毗呿羅所著袈裟衣色如桑葚之熟因即取泥以壞衣色如所見於是遠近居僧並相倣效改服閒色故得絶於五大之過道俗有分者也此後又請阿耨達池五百羅漢日日凡聖无遮大會已近二旬供設既豐復更請罽賓國五百羅漢足上為千及請凡僧還如前法始過一日見有一外國道人衆僧悉皆不識於是試相借問自云從罽賓國来又問来此幾時荅云来始一年也衆僧覺異令人守門觀其動靜而食畢乃於宋林門出使人逐視見從宋林門去行十餘步奄便失之又嘗請聖僧浴器感香湯及以雜物因而礼拜内外齋嘿即聞器機杓作聲如用水法意謂或是有人

人逐視見從宋林門去行十餘步奄
便失之又嘗請聖僧浴器感香湯及

以雜物因而礼拜内外寂嘿即聞器
檝杓作聲如用水法意謂或是有人
出便共往看但見水杓自然揺動故
知神異又曾夜中忽見滿屋光明正
言已曉自起開戸見外猶闇即便閉
戸還牀復寢久久方乃明也又經違
和極為綿篤忽自見大光明遍於世
界山河樹木浩然无导欣尒獨笑傍
人怪問具陳所見即能起行礼拜讀
誦如常无異又於一時復違和亦甚
危困忽舉兩手狀如捧物語傍人不
解問言為何所捧荅云見寶塔從地
出意欲接之幡花伎樂无非所有於
是疾恙豁然而除都无反覆違和數日
中亦殊綿惙恒多東向視合掌向空
於一時中急索香火移時合掌即自
說云見弥勒佛及與舍利弗目連等
諸聖人亦自見諸弟子數甚无量滿
虛空中須臾見弥勒下生翅頭末城
云有人持幡花伎樂及三臺来迎於
此上幡花伎樂非世間比半天而住
一臺已在半路一臺未至半路一臺
未見但聞有而已尒時已作兩臺為此

兆故即更作一臺也又云有兩樹寶
花在邊人来近牀語莫壞我花自此

一臺已在半路一臺未至半路一臺未見但聞有而已尒時已作兩臺為此

兆故即更作一臺也又云有兩樹寶花在邊人来近牀語莫壞我花自此之後病即除損前後遇疾恒有瑞相或得凉風或得妙藥或聞異香病便即瘉疾老之為理都以漸豁然而去如此甚數不能備記又天監三年一夏連和於晝日眠中見虛空藏菩薩即自圍遶誦唄唄聲徹外眠覺所患即除又白日卧開眼見佛入房幡蓋滿屋語傍人令燒香了自不見上以天監五年六月十七日得病苦心悶不下飲彭城寺令法師以六月十九日夜得夢見一處謂是兜率天上住止嚴麗非世間比言此是上住處即見上在中於是法師有語上上得生好處當見將接上是法師小品檀越勿見遺棄上即荅云法師丈夫又弘通經教自應居勝地某甲是女人何能益法師又云不如此也雖為丈夫不能精進持戒不及上時體已轉惡與令法師素疎不堪相見病既稍增飲粥日少為治无益漸就綿惙至七月十二日尒時天雨凉悶勢如小退

自云夢見迎来至佛殿西頭人人捉幡竿猶車在地幡之為理不異世間

飲粥日少為治无益漸就綿惙至七月十二日尒時天雨凉悶勢如小退

自云夢見迎来至佛殿西頭人人捉幡竿猶車在地幡之為理不異世間軍隊搖鼓旗幡也至二十日便絶不復進飲粥至二十二日令請相識衆僧設會意似分別至二十五日云見十方諸佛遍滿空中至二十七日中後泯然而卧作兩炊久方復動轉自云上兜率天見弥勒及諸菩薩皆黄金色上手中自有一琉璃清淨瞿可高三尺許以上弥勒即放光明照于上身至兜率天亦不見飲食自然飽滿故不復須人間食也但聞人間食皆臭是以不肯食於彼天上得波利䟦將還意欲與令法師有人問何意將䟦去荅云欲與令法師是人言令法師是人中果報郡得食天上食不聽將去既而欲見令法師閑居上為迎法師来相見語法師可作好菜食以餉山中坐禪道人若修三業方得生兜率天耳法師不坐禪所以令作食餉山上道人者欲使與坐禪人作因緣也自入八月體中亦轉悪不復說餘事但云有三十二童子一名切

德天二者名善女天是迦毗羅所領

亘来在左右與我驗使或言得人餉

因緣也自入八月體中亦轉惡不復
說餘事但云有三十二童子一名切

德天二者名善女天是迦毗羅所領
恒來在左右與我駈使或言得人餉
飲食令衆中行之復云空中晝夜作
伎樂鬧人耳也